

## 静嘉堂文库本《本朝文粹》卷一考释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 于永梅

**[摘要]** 日本平安时代的汉文经典选集《本朝文粹》，是日本古代具有代表意义的日本汉文学总集，亦是研究中国文学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的重要的资料之一。《本朝文粹》现存古写本数量众多，目前被公认的最善最古老的写本为身延山久远寺藏建治二年(1276)写本。虽然身延本缺少14卷中的卷一令人遗憾，但可以从与身延本为同系统的静嘉堂文库本中进行补充，因此静嘉堂文库本在《本朝文粹》写本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研究以静嘉堂文库本卷一收录的文章为例，对《本朝文粹》古写本进行考释，指出历来的校订本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本朝文粹 写本 静嘉堂文库本

### 引言

《本朝文粹》是日本平安时代仿照中国《唐文粹》编撰的日本汉文经典选集，共14卷，完成于11世纪中叶，其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近似于中国《文选》，是日本古代具有代表意义的汉文学总集，亦是研究中国文学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本朝文粹》的古写本数量众多，其中书写于建治二年(1276)、由镰仓时代的鸿儒清原教隆加点的身延山久远寺藏本，被认为是现存写本中最善最古老的写本，1958年被日本政府认定为重要文化遗产。不幸的是身延本缺少卷一，但又幸好得以从同系统的静嘉堂文库本中进行补充。1980年汲古书院出版的身延本的影印本，其中缺失的卷一即以静嘉堂文库本进行了补充。由此可见，静嘉堂文库本《本朝文粹》在弥补身延本的缺失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以静嘉堂文库本《本朝文粹》卷一为底本进行的校订，仅有岩波书店的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朝文粹》(以下简称新大系本)以及勉

诚出版的土井洋一等编著的《本朝文粹的研究》(以下简称勉诚本)。二者均参照其它各写本对静嘉堂文库本卷一进行了细致的翻刻和校注，但在校字的准确性上以及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就以静嘉堂文库本卷一收录的文章为例，对《本朝文粹》古写本进行考释，指出历来校订本的不足之处。

### 1 静嘉堂文库本《本朝文粹》

首先，有必要对静嘉堂文库本进行梳理。静嘉堂文库藏有两种《本朝文粹》写本。一种是近世初期写本，共14卷，8册。另一种同为近世初期写本，共14卷，14册。这两种写本几乎完整保存了《本朝文粹》的全卷。

8册写本，书写用的纸张为古活字印刷格纸，每页8行，四周双边，有界，粗黑口，双黑花鱼尾，附有朱点、朱引、墨笔返点、送假名、竖点。卷十四的卷末一篇缺失。其它诸写本的目录都置于每卷卷首，而8册写本却与宽永六年(1629)刊本相同，将各卷的目录整理为一册作为首册。其训点虽与身延本类似，并且卷二、十、十一、十二的卷末有与

身延本相同的跋文,但正文却与身延本不同,而与上述刊本几乎一致,由此可以判断,静嘉堂文库8册写本与身延本非同一系统本。

14册写本,白色封面(26.5×20.5cm),附有“加藤家藏书印”“翼轮堂藏书记”“松井氏藏书记”的印记,为近江水口藩主加藤家、已故松井简治博士旧藏本。单边乌丝栏(20.5×16.3cm),每页7行,每行16字,从笔迹上看可以判断是由二人共同执笔写成。文中附有朱点、朱引、朱笔“乎古止点”(卷一、三、四无,卷六散见),还有墨笔返点、送假名、竖点、四声点、浊点,以及少数的校对注。卷一至四、七、八、十、十一、十四的跋文与身延本跋文相同,均写有“文永×年×月×日,以相州御本,书写点校毕。最明寺禅门之御时,仰故教隆真人,加点而已”字样。由此可以判断,静嘉堂文库14册写本为清原教隆加点本,与身延山久远寺本同属于金泽文库系统本。

《本朝文粹》现存古写本中,卷一仅存于称名寺本中。称名寺本为神奈川县立金泽文库保管的称名寺藏本,书写于建治3年(1277),仅存卷一。称名寺本虽书写年代古老,但仅存卷一的卷首及卷末,卷中部分缺失。称名寺本原本被认为与身延本为同系统本,但从文章的细部字句上二者却有明显不同,而且训点上也有不一致之处,故称名寺本并非金泽文库旧藏,而是由与称名寺相关的僧人书写,很明显称名寺本的直接底本与清原教隆加点的身延本非同一系统本。而静嘉堂文库14册写本《本朝文粹》的卷后跋文几乎与身延本的卷后跋文一致,被认为是与身延本为同一系统的写本。阿部隆一在《本朝文粹传本考》中就明确指出二者应为同一系统写本,而收录阿部隆一此文为解题的1980年汲古书院出版的身延本的影印本《身延山久远寺藏重要文化财 本朝文粹》,其缺失的卷一就是以静嘉堂文库14册写本进行补充的。因此对卷一缺失的身延本进行的补充,静嘉堂文库14册写本为最佳选择。

由此可见,静嘉堂文库14册写本卷一对补充身延本缺失的卷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为理清《本朝文粹》的全貌而对静嘉堂文库本卷一的

考释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 2 静嘉堂文库本卷一考释

迄今为止,对静嘉堂文库本《本朝文粹》卷一进行翻刻和校注的只有新大系本和勉诚本,但是二者还存在着校字以及标点符号使用不准确的问题,因此本节就以静嘉堂文库本卷一的赋部收录的文章为例,参考其它诸本,试图进行准确释录并指出新大系本与勉诚本的不妥之处。

以下就1980年汲古书院出版的《身延山久远寺藏重要文化财 本朝文粹》中收录的“别载 静嘉堂文库藏本朝文粹卷一”影印本为底本进行释录,笔者根据文意附加标点,参考他本直接修订底本的错误文字,并释录成简体字。

**纤月赋** 以望在天西为韵。依次用之。二百字以上为<sup>(一)</sup>篇。

管三品<sup>(二)</sup>

瞻彼新月,有征其状。揽之不盈手,皎皎之光未舒;仰<sup>(三)</sup>之则在眸,纤纤之质可望。若乃风冷中林,日<sup>(四)</sup>沉西海,伴星榆兮,片影因兹而见;随历荚<sup>(五)</sup>兮,孤姿于是乎在<sup>(六)</sup>。观其以阴为位,成象于天。彼合璧之有始,凉椎轮于向前。德也不孤,暗知珠胎之未实;物也有渐,预验金魄于将圆。及夫影倒秋江之浦,光倾暮山之巅。游鱼疑沉钩于碧浪,旅雁惊虚弓于紫烟。矧夫高秋易感,良夜未眠。窥仙娥之容辉,尚秘绰约;讶静女之眉态,空迷婵娟。士有一出董帷之内,再拜庾楼之西。虑就盈之所基,慎终如始;悟忌满之可法,见贤思齐。犹怪攀桂枝于迟暮,独遑遑而凄凄。

注(一)“为”字称名寺本作“成”。

注(二)“三品”,底本右侧补写“文时”二字。

注(三)“仰”字据原本右侧补写增补。

注(四)“日”字底本作“日”,称名寺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日”。

注(五)“荚”字底本作“荚”,称名寺本、宽永六年刊古活字本作“荚”,柿村重松注释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荚”。

注(六)“乎在”,称名寺本、宽永六年刊古活字本、柿村重松注释本作“乎在”,新大系本、勉诚本作“在乎”。

注(四)“若乃风冷中林,日沉西海”,这句话所

描述的应是傍晚时分,林中风渐凉,太阳西沉的情形。此处静嘉堂本作“月沉西海”,若为“月沉西海”,指的应是早上太阳将要升起的时刻,与本文所描写的夜晚时分的新月不符,故应按称名寺本改为“日沉西海”为妥。

注(五)“伴星榆兮,片影因兹而见;随历荚兮,孤姿于是乎在”。此处静嘉堂本作“随历荚兮,孤姿于是乎在”。新大系本以及勉诚本将此句释录为“随历荚兮,孤姿于是在乎”。据今本《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记载,“又有草夹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荚,月半而生十五荚,十六日以后,日落一荚,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名曰‘蓂荚’,一曰‘历荚’。”<sup>[1]</sup>帝尧时,有一种奇异的小草生于帝庭,小草由每月初一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十五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至月尾最后一天刚好落尽。如果此月为小月(少一天),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凋零而不落下。帝尧奇之,呼为“蓂荚”,又名“历荚”。从荚数的多少,可以知道日期几何,人们认为是象征祥瑞的草。此句可以理解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就像蓂荚草每天都长出一片叶子一样变得逐渐圆满”,故新大系本以及勉诚本依据柿村重松注释本,将此处释录为“随历荚兮”是正确的。

但关于后半句的“孤姿于是乎在”,静嘉堂本、宽永六年刊古活字本以及柿村重松注释本均作“于是乎在”,而新大系本以及勉诚本却将此处释录为“于是在乎”。“于是乎”为中国古汉语中经常出现的用法,是表示顺序承接的连词,意为“于是、因此”。如《文选》第八卷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有“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sup>[2]</sup>“于是乎”后常接动词,如《国语》卷一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中有“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sup>[3]</sup>以“于是乎在”形式出现的例子也不为少数。如《文选》第五卷左思的《吴都赋》中有“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窟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穠秀菰穗,于是乎在。”(李善,1986:215)、《通典》卷七十中有

“左氏传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夫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sup>[4]</sup>而“于是在乎”的“乎”,应为表示疑问的助词,从文意上看后半句并无疑问之意,故此处作“于是在乎”在文意上解释不通。另外,从这句话的结构上看,“伴星榆兮,片影因兹而见;随历荚兮,孤姿于是乎在”是个对句,“伴星”对“随历”“榆”对“荚”“片影”对“孤姿”“见”对“在”。由此可见句尾的“在”应作为动词与前句的“见”对应,故此处应为“孤姿于是乎在”而非“孤姿于是在乎”。

此句意为“像榆荚大小的月亮伴随着星星出现,其身影于是显现在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就像蓂荚草每天都长出一片叶子一样变得逐渐圆满,其孤独的身影于是悬挂在空中”。故正确的应为“随历荚兮,孤姿于是乎在”。新大系本以及勉诚本在对静嘉堂本释录的过程中,将“荚”校订为“荚”是正确的,但是将“乎在”校订为“在乎”,却不符合文意。因此新大系本以及勉诚本对此处的校订不可取,可以判断这是未能很好理解原文含义的缘故。

### 纤月赋

源英明

初月生,暮天旷。未舒皎皎之影,唯悬纤纤之状。遥仰汉曲,无金波之能流;渐挑帘帷,有五钩之可望。观夫飞鹄犹慵,喘牛何在。疏于破镜之姿,宁见如珪之彩。继彼落日<sup>〔一〕</sup>,虽识<sup>〔二〕</sup>阴精之至微;居此众星,遂知明德之百倍。然则生魄忽尔,分光琐焉。照临犹薄于下土,著明未暨于上弦。蛾眉婵娟,徒写妆娃之黛;兔魄约略,谁貌纨扇之圆。望之则在眼,揽之不盈拳。催游心于秋霄,庾楼犹暗;驰清兴于晚籁,王船不前。勿嫌<sup>〔三〕</sup>微细于方寸之地,欲期满盈于三五之天。懿乎,清旻<sup>〔四〕</sup>眇眇,爽气凄凄。夕漏欲移,虽玩片质于云底;夜境渐静,遂失孤形于山西。又无仙娥之可伴,吾情悄悄又凄凄。

注(一)“落日”,底本作“落月”,称名寺本作“暮景”,称名寺本异本右侧作“落日”,新大系本、勉诚本作“落日”。

注(二)“识”字底本作“诚”,称名寺本异本右侧作“识”,新大系本、勉诚本作“识”。

注(三)“嫌”字称名寺本作“谦”。

注(四)“旻”字称名寺本作“昊”。

注(一)“继彼落日”，静嘉堂本作“继彼落月”。此处与上一篇《纤月赋》的注四部分静嘉堂本作“月沉西海”相同，“月”字均为“日”字的误写。“继彼落日”意为“继太阳下山后”。

注(二)“虽识阴精之至微”中的“识”字，静嘉堂本作“诚”。完整的句子为“继彼落日，虽识阴精之至微；居此众星，遂知明德之百倍”，此句为对句，“识”与“知”相对，意为“太阳落下后虽能识别新月的纤纤微光，但在众星的衬托下才知道它十分地明亮”。静嘉堂本原作“誠”(此处因考虑字形原因而保留原繁体字，下文出现的繁体字均与此同)，称名寺本异本右侧原作“識”，“誠”与“識”在字形上相近，因此可以判断静嘉堂本作“誠”应为“識”的误写。

清风戒寒赋一首<sup>(一)</sup> 以霜降之后戒为寒备为韵。

陶钧者天地也<sup>(二)</sup> 管赠大相国

风也凄凉，岁<sup>(三)</sup>夫徂迈。彼号令之幽律，乃陶钧之警戒。政平朝野，欲偃苍生以草从；人袭德馨，何贪紫臭于兰败。原夫明在<sup>(四)</sup>天之悬象，叶惟帝之仰观。大块何以验诸，青苹<sup>(五)</sup>乍动；庶民于焉见矣，素节斯阑。始虽殉末，终可履端。露往霜来，其道如归于成岁；日徐月疾，其行不辍于恶寒。于是灰管罔违，火星相守。对苍苍以感蒹葭，寻凛凛而伤蒲柳。土圭景急，四骏<sup>(六)</sup>之骤无前；沙漠云遥，旅雁之宾在后。既而遇境神驰，随时意移。龙鳞露凝，推竹席于疏<sup>(七)</sup>薄；兔魄尘暗，揖纨扇于别离。物之用舍，天亦施为。且夫物我同生，行藏递至。瑾户资始，愧处身之类昆虫。蕝家不遑，惊回眼之见天驹。未从事以成功，宁责躬而求备。矧乎山则丹青炳矣，水则左右流之。洞庭波白，燕塞草衰。俾夫云雾轻身，窥列子之言驾；澥泚<sup>(八)</sup>授手，问宋人之不龟。业归有道，功恐失时。故能月令行，阳气降。风者<sup>(九)</sup>泛也，引飒然于大虚。民者冥也，申欽若于穷巷。至矣哉，时属委裘，孰谓秋气如惨；恩均挾纊，非唯<sup>(十)</sup>春日载阳。盖<sup>(十一)</sup>所以惜流年，以贪急景；岂只<sup>(十二)</sup>失待坚冰，而履早霜而已。

注(一)“一首”，称名寺本无。

注(二)“陶钧者天地也”，称名寺本无。

注(三)“岁”字底本作“嵐”，宽永六年刊古活字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岁”。

注(四)“明在”，称名寺本作“在明”。

注(五)“苹”字称名寺本本文作“蘋”，称名寺本上栏作“莘”。

注(六)“骏”字底本作“驥”，称名寺本作“驥”，新大系本、勉诚本作“驥”，二者应为同字。

注(七)“疏”字底本作“疏于疏”，内阁文库本亦作“疏于疏”，新大系本、勉诚本作“疏”。

注(八)“澥泚”，底本作“僻泚”，称名寺本作“僻泚”，宽永六年刊古活字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澥泚”。

注(九)“者”字底本作“志”，称名寺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者”。

注(十)“非唯”，底本作“非”，柿村重松注释本作“非唯”，并注有“流布本无唯字，菅家文草作唯，非，案当作非唯”，新大系本、勉诚本作“非唯”。

注(十一)“盖”字底本作“益”，内阁文库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盖”。

注(十二)“只”字称名寺本作“止”，柿村重松注释本作“只”并注有“菅家文草作止”。

注(三)“风也凄凉，岁夫徂迈”中的“岁”字，静嘉堂本作“嵐”，此句应意为“风也凄凉，岁月流逝”，若作“嵐”，句意则不通，“岁”与“嵐”字形相近，故判断静嘉堂本作“嵐”应为“岁”的误写。

注(五)“大块何以验诸，青苹乍动”中“苹”字，静嘉堂本原作“蘋”，而称名寺本本文作“蘋”，上栏补写“蘋”字。《文选》第十三卷宋玉的《风赋》中有“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庄子曰：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尔雅曰：萍，其大者曰苹。郭璞曰：水萍也。”(李善，1986: 582)“蘋”与“蘋”字形相近，故称名寺本的“蘋”字应为“蘋”字的误写。

注(七)“龙鳞露凝，推竹席于疏薄；兔魄尘暗，揖纨扇于别离”，底本以及内阁文库本均作“疏于疏”，从前后构文来看，很明显“疏”后的“于疏”二字应为重复书写。

注(八)“俾夫云雾轻身，窥列子之言驾；澥泚授手，问宋人之不龟”中的“澥泚”二字，底本作“僻泚”，而“僻泚”一词，在古汉语中不存在。渡边千秋旧藏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宽永元年(1624)写本《本朝文粹》中，此处原文与静嘉堂文库本相同作“僻泚”，原文处用朱笔删除并于左侧补写“澥泚”二字，由此可以判断，静嘉堂文库本中的“僻泚”应

为“澣泔”的误写。

关于“澣泔”一词的出处,见于《庄子集释》内篇《逍遥游》中。“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泔澣絜为事。’”(郭象)注:其药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于水中也。(成玄英)疏:泔,浮;澣,漂也。絜,絮也。世世,年年也。宋人隆冬涉水,漂絮以作牵离,手指生疮,拘坼有同龟背。故世世相承,家传此药,令其手不拘坼,常得漂絮水中,保斯事业,永无亏替。”<sup>[5]</sup>根据成玄英疏得知,“澣”与“泔”为同义字,意为在水中漂洗。常在水中漂洗衣物可使手皴裂,而宋人擅长制造使手不皴裂的药,因此得以世代以漂洗为业。由此也可以确定,静嘉堂文库本中的“僻泔”应为“澣泔”的误写,而“澣泔”一词在中国古文中原本作“泔澣”。但勉诚本在校注中写静嘉堂本(即底本)作“僻泔”,明显与底本的“僻泔”不符,此为勉诚本的失误之处。

另外,关于“云雾轻身,窥列子之言驾;澣泔授手,问宋人之不龟”这句话的含义,柿村重松注释本解释为“在山间看到随风漂浮的白云就会想到那是列子在腾云驾雾,因为云雾能够使身轻。在水边遭遇到寒风就会奇怪为何宋人的手不会皴裂,原来他们帮助了漂洗棉絮(为漂洗棉絮之人提供防止手皴裂的药膏)”<sup>[6]</sup>(笔者译),整句话看似语义通顺,逻辑合理,但意译的成分较大,把“云雾轻身”和“澣泔授手”作为“窥列子之言驾”和“问宋人之不龟”的原因来理解。《清风戒寒赋》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万物的取舍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虽为深秋寒冷之际,但正值皇上举贤任能之时,所以要抓住时机建功立业。因此这句话理解为“为了使自己能够做到云雾轻身(身体轻巧灵活),就要好好观察列子是如何御风而行的;为了在漂洗衣物的工作中获得帮助(使手不冻伤),就要向宋人询问使手不皴裂的办法”更为妥当。也就是说,这句话意为要想做好事情就要找到好的办法,“云雾轻身”和“澣泔授手”应为“窥列子之言驾”和“问宋人之不龟”的目的,而非原因。

注(九)“风者泛也”中的“者”字,静嘉堂本作

“志”,从字义可以判断此处为单纯的字形相近而出现的笔误。

注(十)“时属委裘,孰谓秋气如惨;恩均挟纩,非唯春日载阳”,静嘉堂本缺“唯”字。此句应为对句,仅从对句的角度考虑,缺“唯”字句子不工整。柿村重松注释本中说,《本朝文粹》的流布本中无“唯”字,但收录此文作者菅原道真作品的《菅家文章》(《清风戒寒赋》一文实为收录于《菅家后集》,柿村重松注释为收录在《菅家文章》中,此为笔误)里,此处有“唯”字,故判断有“唯”字为正确(柿村重松,1922:15)。因此按照柿村重松的注释,补充“唯”字为妥。

注(十一)“盖所以惜流年,以贪急景”中的“盖”字,静嘉堂本作“益”。此处的“盖”为发语词,如若作“益”,文意则不通,故“益”亦是因字形相近的原因而产生的误写。

春雪赋 以盈尺表瑞为韵。 纪纳言<sup>[一]</sup>

雪之逢春,深不过尺。一时于山涧,同色于沙磧。凝地而才没马蹄,满庭以渐封鸟迹。或逐风不返,如振群鹤之毛<sup>[二]</sup>;亦当晴犹残,疑缀众狐之腋。观夫皎然影乱,飘尔质轻;悬天有色,坠地无声。埋园蔬而稚牙自没,掩门柳而老絮相惊。乍助书帷之夜光,缥帙自照;忽入妆楼而朝舞,粉匣<sup>[三]</sup>尽盈。况亦摇颺于和暖之中<sup>[四]</sup>,纷飞于烟云之表。点人皆催二毛之年,拂窗未辨孤月之晓。褰花钩而珠帘映,望画<sup>[五]</sup>梁以玉尘绕。参差落水,暗伴负冰之鳞;聚散遍林,欲闭宿巢之鸟。既而地毛肥,土膏施。农田普液,泉脉远被。岂止宿墙阴而夕寒,忽能混郊外之淑气。适在迟日之可乐,还知丰年之致瑞。

注(一)“纪”底本右侧补写“长谷雄”三字。

注(二)“毛”字底本作“尾”,称名寺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毛”。

注(三)“匣”字底本作“匣”,新大系本、勉诚本作“匣”。

注(四)“中”字称名寺本作“仲”。

注(五)“画”字底本作“尽”,称名寺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画”。

注(二)“或逐风不返,如振群鹤之毛”中的“毛”字,静嘉堂本作“尾”。此句本应意为“雪花或随风飘舞,仿佛群鹤在挥动着羽毛”,若作“尾”,则

成“群鹤挥动尾巴”，意境欠佳，故按称名寺本将静嘉堂本中的“尾”修订成“毛”。

注(三)“忽入妆楼而朝舞，粉匣尽盈”中的“匣”字，静嘉堂本作“𠄎”<sup>(一)</sup>，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宽永元年(1624)写本中作“𠄎”。“𠄎”在汉字中虽存在，但意为“脚印、痕迹、道路”等，在此句中解释不通，而“𠄎”却非现存汉字。“𠄎”与“𠄎”在字形上都与“匣”相近，而且两写本中都明确标注了发音，这与“匣”的发音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判断，“𠄎”与“𠄎”应是字形与“匣”相近而产生的误写，亦或是当时就存在这样的写法，而字本身应该就是“匣”字。

注(五)“褰花钩而珠帘映，望画梁以玉尘绕”中的“画”字，静嘉堂本原作“畫”，称名寺本原作“畫”。此句是对雪景的描写，意为“掀起帷幔雪花连绵如同珠帘，望向画梁上有玉尘般缠绕的雪花”。“画梁”为“有彩绘装饰的屋梁”，而“尽梁”则解释不通。“畫”又是因字形相近而对“畫”的误写，故此处应据称名寺本校订为“画”字。

秋湖赋 以秋水无岸为韵。二百字以上成篇。

管赠大相国

有客在湖头。日惟西暮，年也季秋。策回颓之羸马，嗤不系之虚舟。于是商飈<sup>(一)</sup>瑟瑟，沙渚悠悠。掬波浪以清心，不求斗薏；望邮亭以问宿，何暇枕流。虽云行路之艰涩，诚是卒岁之优游。观夫物无二理，义同一指。其为性也，润下克柔；其为德也，灵长<sup>(二)</sup>爰止。感因事而发，兴遇物而起。有我感之可悲秋，无<sup>(三)</sup>我兴之能乐水。况复霁而云断，天与水俱。窥潜鱼以渔火<sup>(四)</sup>叠，逐归鸟以钓<sup>(五)</sup>帆孤。山影倒穿，表里千重之翠；月轮落照，高低两颗之珠。胜趣斯绝，风流既殊。世间希有，天下亦无。嗟呼，意不相忘，忧须以散。叙旅思之所边涯<sup>(六)</sup>，喻湖水之无涯岸者也。

注(一)底本左侧补写“秋风也”三字。

注(二)底本右侧补写“长文选江赋用平声”。

注(三)“无”字称名寺本作“无可”。

注(四)“火”字称名寺本作“木”。

注(五)“以钓”，底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钓”，称名寺本作“以钩”。

注(六)“涯”字称名寺本作“埕”。

注(三)“有我感之可悲秋，无我兴之能乐水”中的“无”，称名寺本作“无可”。从此句为对句的角度来看，此处应为“无”，而非“无可”。

注(四)(五)“窥潜鱼以渔火叠，逐归鸟以钓帆孤”，此句中应为“渔火”，若为“渔木”则无意义，故称名寺本中的“渔木”不可取。此句应为对句，“以渔火叠”与“以钓帆孤”相对，意为“窥视着潜在水中和渔火重叠的鱼儿，追逐着与钓帆同样孤独的归巢的鸟儿。”若如底本、新大系本、勉诚本作“钓”，则不符合对句规则，故此处应据称名寺本校订为“以钓”为妥。

另外，关于新大系本与勉诚本中标点符号误用的问题，可以从下例中明显看出。卷一赋部收录的兼明亲王的《兔裘赋》中有这样一句话，新大系本将其加标点为：“往哲举措，无有磷缁。不歎其醜，虽孤渔父之诲，不容何病。可祖颜子之词。”《兔裘赋》是晋升为左大臣的兼明亲王被贬为中务卿这一闲职时的作品，表达了因受到执政者陷害，君昏臣谏，无法倾诉心中的哀愤而极度愤懑的心情。作者在列举了奸官佞臣跋扈、世相混浊的具体例子之后，写下了这句话。意为昔时的贤者哲人立身处世的耿直态度，是自己应该学习的。即使违背了渔父的应与浊世同流的教诲，我也要保持孤高而不被世俗所涂染。而且还要尊崇颜回对孔子说的“即使得不到世间的认可也不必为之烦恼”这句话，即便得不到世间的认可，我也不以其为忧。表达了兼明亲王要继续走自己的君子之路的坚定信念。由此可见，“不歎其醜，虽孤渔父之诲”与“不容何病，可祖颜子之词”这两句话分别源自不同的典故，而且是对句的形式出现。因此正确的标点符号应该是这样：“往哲举措，无有磷缁。不歎其醜，虽孤渔父之诲。不容何病，可祖颜子之词。”像新大系那样加注标点符号，可以判断是没能准确理解原文内容的体现。而勉诚本对此处标点符号的使用则是完全复制了新大系本而且没能依据原文的含义对此处标点进行修正。

## 3 结 语

《本朝文粹》是日本汉文学的基本文献,作为平安时代的史料拥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而对《本朝文粹》的原始资料写本进行研究,更是《本朝文粹》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本朝文粹》的写本,国内鲜有研究,其研究的主体在日本。而迄今为止对《本朝文粹》的校订几乎都是以其刊本为主,对成书600年后的刊本进行校订,其本身就具有局限性。对古籍的校订,本应以其最古老最接近原本的写本为对象,但到目前为止,以最善本身延山久远寺藏本为底本进行考证的仅有新大系本和勉诚本,而且二者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因此本文就以对补充身延本缺失的卷一而被认为是最善本的静嘉堂文库本为考察对象,对其卷一赋部收录的5篇文章进行了逐字考释。通过考释得知,静嘉堂文库本与其他写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的单纯是因为字形的相似而误抄,可以根据其他写本进行修订,其它写本的错误也

可以根据静嘉堂文库本而订正。有的是多抄或漏抄,也可据他本改。而新大系本与勉诚本存在的问题是,除了标点符号的使用不准确之外,对文字的校异出现了失真之处。比如新大系本和勉诚本将静嘉堂本原本的“乎在”释录成“在乎”:勉诚本在校注中将静嘉堂本的“僻汙”录作“僻讲”,这些均为未弄清文章含义或是认字失误所致。另外,新大系本和勉诚本将“窥潜鱼以渔火叠,逐归鸟以钓帆孤”释录成“窥潜鱼以渔火叠,逐归鸟钓帆孤”,可以认为这是忽略了原文对句构文的规则所致。

通过本文的考察得知,目前的《本朝文粹》校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与《本朝文粹》作品数量多、内容量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本朝文粹》写本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而由于写本的脆弱性和保存的难度较大,今天它们正处于日渐消失的危机之中。加强对这些面临散逸危险的资料的搜集整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是中日学者迫在眉睫的任务。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古代汉文集《本朝文粹》校勘研究”(批准号16BWW024)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于永梅]

## 注

- [1]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5.  
 [2] 李善.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70.  
 [3] 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5.  
 [4]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385.  
 [5] 郭庆藩,王孝鱼.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38-39.  
 [6] 柿村重松.本朝文粹註釋[M].東京:内外出版株式會社,1922:14.

## 参考文献

- 大曾根章介,金原理,後藤昭雄.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朝文粹[M].東京:岩波書店,1992.  
 土井洋一,中尾真樹.本朝文粹の研究[M].東京:勉誠出版,1999.  
 身延山久远寺藏重要文化財 本朝文粹[M].東京:汲古書院,1980.  
 柿村重松.本朝文粹註釋[M].東京:内外出版株式會社,1922.

作者简介:于永梅(1975—) 女 汉族 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ueibai@hotmail.com

###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irst Volume of *Honcho Monzui* from the Seikado Bunko Manuscript

**Abstract:** The anthology of Chinese classics *Honcho Monzui* from the Heian Period in Japanese history is the most acclaimed colle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ancient Japan and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for studying the spread and in-

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There are many ancient manuscripts of *Honcho Monzui* in existence, among which the manuscript from the 2nd year of Kenji kept in Minobuyama Kuonji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complete and ancient. Although it is a pity that volume one from the fourteen-volume Minobuyama Kuonji Manuscript is missing, the missing volume can be substituted with the same one from the Seikado Bunko Manuscript since the two manuscripts are of the same system. Therefore, the Seikado Bunko Manuscrip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Honcho Monzui*. This paper takes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Seikado Bunko Manuscript as the object for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manuscript of *Honcho Monzui* and aims to point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vised edi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Keywords:** *Honcho Monzui*; manuscript; Seikado Bunko Manuscript

**Author's Information:**

Yu Yongmei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5  
 Professor a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ueibai@hotmail.com

电子辞典使用技巧

附录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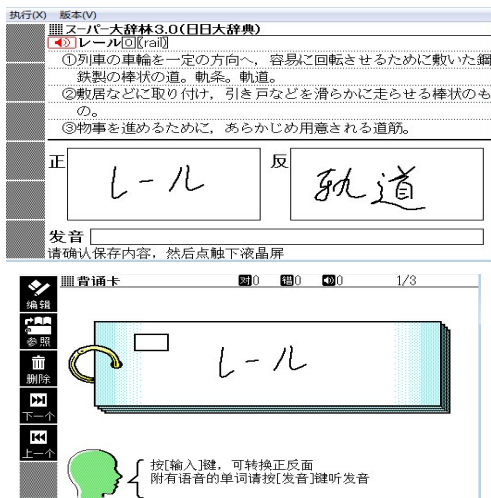
电子辞典在高校日语教学中的应用—教案 1

听写篇(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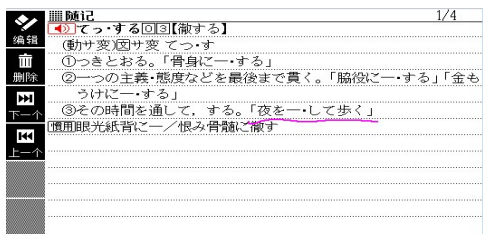
5. 课后复习

该环节由学生在课后自主完成。

(1)、要求学生在电子辞典里讲本课的“背景词汇”和“生词”全部制作为背诵卡,并利用其进行背诵。示例如下:



对于重要或较易误听的生词,可充分利用随记功能:



(2)、要求学生对照原文,反复听两段录音并跟读,直至能基本上跟上录音速度,并能准确理解新闻内容。

四、讲义文本

昨日、秋田新幹線が秋田県大仙市で走行中に脱線した事故で、国の運輸安全委員会の鉄道事故調査官が今日未明現場に到着し、レールから外れた車輪の状況を確認するなど、夜を徹して事故の原因を調べています。昨日午後、四時五分頃、秋田新幹線の降りの「小町25号」が、秋田県大仙市の神宮寺駅と刈羽野駅の間を走行中に、先頭車両が脱線して停車しました。新幹線は六両編成で乗客と乗員が合わせておよそ130人が乗っていましたが、事故による怪我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事故の後乗客は昨夜10頃までおよそ6時間にわたって列車内に閉じ込められ、二人が体調不良で病院に運ばれました。事故を受けて、国の運輸安全委員会は鉄道事故調査官二人を派遣しました。調査官は今日午前一時四十分現場に到着し、レールから外れた車輪の状況を確認したり、線路上の雪の高さを測ったりして、要諦して事故の原因を調べています。JRによりますと、秋田新幹線は昨日午前中から強風の影響でタイヤが乱れ、脱線した列車には風による運転規制はかか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が、運転士はタイヤが乱れた影響で、事故当時は時速20キロほどに速度を落としていたと果た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また、事故があった区間では先月25日夜から26日朝にかけて除雪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が、その後四日間はあまり雪が降らなかったとして、除雪は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秋田新幹線は今日の始発から東京駅と秋田県の大回り駅の間で、折り返し運転を行い、大回り駅からは先、秋田県までの間は終日運休するという事です。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 李广悦 韩辉  
 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朱宁 张天舒